

轻削浅披——篆刻艺术中披削刀法浅析

温天纵

中国艺术研究院

[摘要]篆刻艺术自宋元时期开始,由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介入,或喜爱于斯,或从事于斯,故逐渐从实用印章转化为具有更艺术价值的“文人印”,文人印的发展在晚明时期达到了一大巅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刀法的确立。彼时由于石质印材的普及,文人篆刻家们从“只篆不刻”逐渐走上了“自篆自刻”的道路。披削刀法作为刀法的一种,在时下印坛写意印风的影响下,逐渐为广大篆刻家所熟知与运用。

[关键词]篆刻艺术;篆刻;刀法;披削刀法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0.03.735

一、篆刻艺术中的刀法

刀法犹如书法的笔法,作为一种表现篆刻艺术风格的形式语言,其必然会具有着多样性与丰富性。在这里以印学思想为界定,可以将刀法分为“基础刀法”与“特殊刀法”两大类。其中“基础刀法”是篆刻艺术中最核心的刀法,就是指“冲刀法”与“切刀法”,其形成原因是由于在明朝中晚期受“印宗秦汉”的印学思想影响,印人去大量的摹制秦汉时期的汉凿印与汉铸印,在摹刻学习时,为满足印式的需要的同时创作者为使自身所刻印章与古印达到同一的艺术面貌而创造的刀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明代印人朱简摹刻秦汉印所用切刀法,其篆刻作品多以古拙苍茫的面貌示人,这种风格面貌与秦汉烂铜印的面貌极为相似,而在石质能表现出这种印面效果自然是与其所用“切刀法”所带来苍莽凝厚的艺术效果密不可分。而在冲刀法中,彼时具有代表性的如汪尹子,周亮工曾在《印人传》中记载:“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近人惟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至苏泗水而猛利尽矣;以和平参者汪尹子,至顾元方、丘令和,而和平尽矣。”周亮工将汪关归纳到了和平一类。这正是由于汪关对当时印坛追求残与破的风抱有避同求异的心态,直追秦汉印的根本。他正是以冲刀法为主,追求线条圆润光滑,开创了整体完整光洁的印风。

与基础刀法仅有两种刀法现象不同,“特殊刀法”的表现形式十分繁杂,从周应愿总结出来的“七刀法”到姚晏的“论刀十九说”再到许容的“用刀十三法”,实际上这些刀法能够传承与发展下来与清代所出现的“印外求印”的印学理论密不可分,彼时对刀法的探索并不仅仅拘泥于秦汉印式,而是追求印外文字如钟鼎铭文、秦汉砖瓦、封泥吉金乃至自身书法文字的入印,时人为了以最恰当的刀法来将这些印外文字入印自然会产生丰富的特殊刀法。例如披削刀法、飞刀法、挫刀法、舞刀法、留刀法等等,这些刀法的影响至今犹存,如近现代印坛写意印风的兴盛,必然促使了一种乃至多种的特殊刀法的流行与运用。

在刀法上,还要清楚的一点就是基础刀法与特殊刀法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复杂刀法由基础刀法衍生而来,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方篆刻作品中是可以出现多种刀法的,也正是多种刀法在印面上相继呈现才会表现出丰富的印面效果。例如晚清时期,海派篆刻大家吴昌硕曾自称自己没有具体的刀法只知道用劲刻,而他这种钝刀直入的篆刻方法实际上就是由于其对种种刀法已烂熟于心,无论是达到何种艺术效果,施刀刻石都已经十分的纯熟。

二、披削刀法

披削刀法是多种特殊刀法中的一种,其最早的记述可以见于清代初期许容的论著《说篆·用刀十三法》中,许容将这一刀法称之为“单入正刀法”即“以一面侧入,把刀略卧,其势平,臻于大雅”。这与当下学习的披削刀法将刀锋斜入印石,刀杆与印面的夹角变小,无论是冲刀,还是切刀,在运刀的时候

有一种对石料的披与削的感觉,如同削水果皮,而正因为刀锋与石面的夹角小,所刻出来的刀痕较浅,因此,可以使刻出来的线条更加流动,更加温婉朦胧。披削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刀法,也可分为冲刀与切刀。但是无论冲也好,切也好,运刀过去后刀锋基本是躺在印面上的,刀锋与印面保持着一个极窄的倾斜度。而这种倾斜度亦可以增加刀锋与印面的接触面,使刻出来的印面效果更加丰富多彩。

披削刀法发扬于清代,彼时出现了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划时代的印人,并且受当时“印外求印”与“印从书出”的印学理念影响,篆刻艺术十分兴盛。彼时印坛对于披削刀法用功最深者当属吴让之,其作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无论是书法亦或篆刻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邓石如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在书法上吴让之直承邓法而稍加以变化。邓氏作篆参用隶法,后又学历代碑刻,行笔取涩势而线条浑厚朴拙;吴让之在学习邓氏手迹的基础上,运笔出以爽畅,收笔处多作刷出,线条显得更加流利精熟,形虽多取自邓氏,然而其中骨力线质与之不同。在篆刻上吴让之的篆刻用刀却与邓石如迥异,较之邓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邓石如刻印多用冲刀,在冲行中通过对刀刃摆动角度的调节,使刻出来的线条更显刚健婀娜;而吴让之却化用冲刀为披削,即刀刃略微放平,轻入印面作短距离浅披,刀法轻健迅捷、圆转娴熟,形成的线条较为松弛澹荡。这种刀法十分特别,被后世称之为“浅削轻披”之技,后人有一赠语,曰“神游太虚,若无其事”,此刀法为丁敬以来甚至邓石如亦无。以至于清后期印坛大家吴昌硕曾言“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可见吴让之的篆刻造诣之精深。

三、披削刀法的影响

披削刀法自吴让之始开,后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在篆刻创作方面都或多或少倾注于此,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对吴让之这种披削用刀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曾在观摩吴让之印章实物后提出“刀之为用,是区别于冲刀的后自向前发力,以刀角入石,而是自上而下地发力,以刀刃入石,刀背擦石,特别是线条的圆转处多使用披刀。要之,披刀与浅刻的完美结合,将会产生出奇特的用刀魅力。因为,深刻,线条边沿的好处是劲挺光洁,但这类似“挖沟”般的深刻,其线条太具肯定,有一览无余之感;而披刀浅刻其线条的边沿有一定的模糊性,有看不透的朦胧感,特别是蘸以印泥,钤于纸帛,就会产生出不可言传的化境、秘境。总之,吴氏浅冲中兼带披刀的技法,表现为峭峭、浑脱而醇郁的审美取向。”此论极佳地阐述了吴熙载披削刀法的特点与特色,也从一个侧面推论出披削刀法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数百年间一直吸引着印人们从事于斯。

参考文献:

- [1]孙朝军.谈谈篆刻艺术之印稿设计[J].新疆艺术(汉文),2018(03):91-93.
[2]成勇杰.许容篆刻艺术研究[D].渤海大学,2018.